

經畬堂文稿



賢者慎於仕。聖人尚其志也。夫聖人使之仕而辭，以未信其願宏矣。子之說開宜也。且吾黨之異於流俗者，其處而有守，出而有為。

橋定

皆有確然自命之處，而無所疑議於其中。此心之精微，雖聖人不

遽悉之，而晤言之間，有時曠然而相感也。漆雕開之及門，言與行

都無所考，而子常使之仕。夫自世卿之執政也，天子不舉賢，諸侯

不求士，當吾世而言仕安所得大柄以握之，以行其素所蓄積者。

夫亦唯是家臣邑宰之屬，隸名於朝，以從諸大夫之後而已。其職

易完其庸，亦易見而開且曰：吾斯之未能信，何與？今夫君子之謀

經奮堂全稿

卷一

五

人國也。雖幾務糾紛而不離乎學問之意，而君子之貴自審也。縱

功名日起，而必原於夙夜之安，無論其大者即十室之邑，而有民

有社亦必有盛德之意，存於簿書期會之先。彼武城之絃誦單父

之鳴琴，豈徒文具云爾哉？要其神明之所流布也，無論其尊者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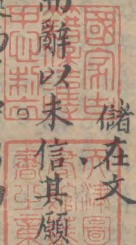
陪隸之卑，而為上為下，不可無當道之引見於周旋進退之際。彼

盡節於燭臺，効忠於箕斂，豈其學術固殊哉？亦皆意見之所搖奪

也是故伏處而志大行之略，則不敢貪旦夕之榮，而得失之幾所

學者大叔世而懷三代之英，則無所庸苟，且之說而疑似之辨所

析愈微，此吾黨之仕所以別於操刀使割之徒，而如其退然往謝。



逡巡而不敢出也。夫子曰：始吾見開之材而已，今見其心矣。去華而即實，辭約而取賒，其說也。蓋有無言以解者乎？而說者且以為用行舍藏之。回春風沂水之點，開已挽仰於其間也。

幽思獨造，脫盡蹊徑，而註中諸義未嘗不色。原評

古雅秀貴，神味無窮。按子使漆雕開任，非必便是高官顯職。中援單父武城作證，最為貼合。視高談天地民物者，更進一層。張日容

佗人以深得淺，作者以淺得深。夢得云：拾采翠於沙礫，此妙正恐急索解人不得耳。曹漢瞻

子使漆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

全章

儲在文

聖人重言仁。才之分見者未可定也。蓋純乎仁則定矣。三子分見其才而仁未可定。子故始終謂不知也。豈徒以謝武伯歟。且仁之為道。可以任天下之至重而不偏於剛也。可以理天下之至繁而

涵益一〇切

不偏於藝也。可以通天下之至渙而不偏於文數也。夫惟渾全之德純備而無憾。而士之以才見者。雖日為其事。而莫能定其造詣之淺深。聖人於此。蓋未嘗輕予之也。吾黨之求仁者。詳矣。子路好勇其銳於用力者也。顧孟武伯問其仁。而子且以不知謝之。何歟。蓋不逮乎三月無違者。粹然克復之介。而程之日月若無以見天

登〇貴〇

經畬堂全稿

卷一

五十二

地之心。其較勝於一體分具者。置身堂室之間。而質可兼人。猶難以盡性命之理。曰不知者。仁不仁未可定之辭也。迨武伯又問而子舉其治賦之才。雖國號千乘。賦車出甲之紛煩。而治及三年。有勇知方之立奏。其才之可見如此。至於仁則不知也。武伯并問求及赤。而子舉其為宰與對賓客之才。雖劇邑巨家。能著勤勞於千室百乘之地。而大賓小客。尤耀丰采於束帶立朝之時。其才之可見又如此。至於仁仍不知也。曰不知者。仁不仁均未可定之辭也。則嘗推其意而論之。夫以三子之優於才也。其材之強者。可以戰天人之勝。其識之敏者。可以剖出入之幾。其度之暇者。可以養中

六比。辨。聯。承。接。而。一。層。卸。一。層。

和之氣而仁之難於成也。勇足冠三軍，而以防人欲，則怯明足辨。庶事而以理私意，則昏辭足親。四鄰而以求，放心則又隔。然則謂三子而絕無與於仁，則其言兵必詐，言農必貪，言禮必偽，離理失術，特以苟且就功名而固不至若是其難。謂三子而竟可與於仁，則夫大勇若怯，大智若愚，大辯若訥，富有日新，本諸盛德為大業，而又安能若是其純？故使難其仁，并絀其才，將中材借以藏其短，而言道淪於虛渺，計事入於迂踈，吾黨斷不貴此有體無用之學。使愛其才，遂予其仁，即賢者亦恐盈其氣而微長奉以終身，望道安於未見，吾黨更不為此矜名失實之辭，則亦以不知其仁者存。

經書堂全稿

卷一

五十三

之而已矣。要之仁道至大，聖人尚不自居，而人才實難。三子各有可用，以三子之才而仁未可定，以聖人之於三子而不能定其仁，皆學問之真境也。倘謂武伯不足與於此，而始終以不知謝之，豈聖人之心乎？

把握在手，縱送如意，其筆力之雅健，章法之渾融，非深於先輩

大家者不能也。張息園先生

才大如海，心細如髮，一氣百鍊，渾渾無涯，黎吟先

領解在，不知其仁句，獨得真詮，自此揮斥全題，便覺縱橫萬里。

兄素田

孟武伯

剛以理勝。德者不得與也。蓋剛純乎理也。氣且不得參之。而况德乎。借曰申張。則子之所見多矣。且宇宙重遠之事。庸人所驚。顧而不勝者。必有一二挾持素定之士。毅然起而任之。夫此一二人者。實有以自斷於神明之塗。而超出於物欲之累。使徒得其似。而不核其真。未有能辨之者也。說在夫子之論剛已。今夫萬物攻瑕而明提剛字已伏德字之根不攻。堅惟堅無間。雖智者無所謀其隙也。萬物抑弱而不抑。強惟強不息。雖勇者無所乘其怠也。其用極於至博。其體原於至微。其外無不可犯之形。而其中有不可奪之守。若是者。始以剛歸之。然

經奮堂全稿

卷一

而理難其純。氣易於雜。此夫子所以環視吾徒。而慨然未見也。而或顧以申張當之。亦思子所願見之剛。將核其真乎。抑惟其似乎今夫人世之紛華。所以曲相引者。從其感而入之也。清明在躬。灼於是非。可否之介。自為距而不為迎。引我者。雖日接焉。無所感矣。於是非可。而。入。微。禮。而。出。則亦無所入矣。斯為堅確不移之剛。非然者。識不足以固其志。外自。透。堅而內瑕。萬物之所樂攻。而無難也。且夫入事之險阻。所以輕相撼者。緣其餒而撓之也。中正自持。立於利害。禍福之表。故能發而復能收。撼我者。雖日薄焉。無所餒矣。則亦無所撓矣。斯為強毅不屈之剛。非然者。力不足以鎮其操。迹強而神弱。萬物之所摧抑。而

有餘也。無他。慾與不慾之辨也。無慾則理直而氣自伸。慾則理亡而氣亦偽。真似之間相去遠矣。振也。慾所謂理不足而徒厲其氣以求勝者。於剛何與哉。嗟乎。由子之言而所未見之剛。可想也。天行健而不已。地道貞而有常。人心定而自勝。自古及今。事變亦多矣。孰非一二剛者。本其定識以振未墜之緒。出其定力以創非常之原。蓋曠世一遇之。而或且以慾當之也。悲夫。

起結超健。中間寫出剛字。全身撒手。懸崖卻步步躡。著實地。只是識力不同耳。潘魯觀

神骨偉異。有得於遷固之剛。叔少白

吾未見

其行己也恭

四句

儲在文

實指鄭大夫之合於道者由己以達之君民也夫行己以恭而事  
上之敬養民使民之惠與義皆君子之道也子產有焉宜聖人實  
指之以風世歟意曰君子之道所以盡善而無憾者謂其為立身  
之範也謂其為尊主庇民之準也自人才漸薄而又無學問之功  
以濟之於是身世上下之交感得其宜者寡矣吾謂子產有君子  
之道四於何微之蓋子產者克自檢其身而上以事君下以治民  
者也其初則以貴胄而早負才名適當艱大互投之會其後則以  
名卿而久柄國是備嘗中外難處之遭而子產之自立者不變也

經畬堂金稿

卷一

五十六

其行己也動靜必依於禮而小大胥致其嚴自發慮制行之坊以  
至失色失言之戒奉以終身因敢失墜焉吾聞君子行己之道曰  
恭而子產其有之矣夫行己之大者莫顯於事君而子產一以恭  
之道行之顧在行己則見為德隅之温温而在事君則見為小心  
之翼翼其所事者僅中主而聖明之戴則同周旋折旋天威時在  
念也其歷事者凡四君而靖獻之衷則一進思退思農功無越畔  
也吾聞君子事上之道曰敬而子產其有之矣是道也以之事君  
即○以○之○治○民○不○忘○恭○敬○民○之○主○也○顧○治○民○有○養○之○道○焉○有○使○之  
之○道○焉○其○養○之○者○父○母○斯○民○以○遂○其○生○而○民○生○莫○瘁○於○鄭○晉○楚○之



駕規國者常危之矣。子產則治內以及外，而田疇之利漸增，玉帛之耗漸減，故民生亦漸遂，而兵革不試也。其使之者，教誨斯民，以移其俗，而民俗莫流於鄭、漆、洧之間。采風者竊歎之矣。子產則治識議淵通風神配藉貴以及賤，而強宗之習漸革，鄉校之化漸興，故民俗亦漸移而賢才輩出也。吾聞君子養民之道曰惠，使民之道曰義，而子產其兼有之矣。是則立身之本，即為致主之原，報國之忱，即為澤民之要。子產所以位小國之卿，而學本大臣之略，生三代以下，而治希王者之風，斯其有得於君子之道而已矣。

鄭國事勢終始。子產身世本末融貫於胸中，出以靜鍊安雅之

經畬堂全稿

卷一

五七

筆綸中羽扇談笑功成。武侯固具儒者氣象。徐亮直

事理貫穿。筆墨和細。老手造極之文。使氣使才。矍乎後矣。是

此題活動作法。與鐵板四比同一局格。吳仰洙

其行已

楚大夫之忠未可輕予其仁也。夫苟利於國，不恤其身。子文所以忘喜愠而泯新舊之迹也。輕以仁予之，不反失其忠哉。且人臣之節以忠為上。然其本諸心而措之行事者，往往不同。審是非以正君引為己責忠也，即以表見其仁也。策利害以扶國不暇身圖忠也，無庸強附於仁也。知此者可以論楚之令尹子文。夫楚僻在南服，江漢間一小侯耳。自熊繹啓山林，武文蠶食諸姬，而國始大。然敵國交侵，強宗多變，瀕於危數矣。卒能通上國以爭雄，五霸之列者，其勢蓋定於成王在位數十年間而為之。令尹者子文也。嘗考

經畬堂全稿

卷一

五八

子文為政，踵子元之後，自毀其家以紓國難。而其後傳政子玉，亦曰以靖國也。其間任己者三喜愠之形無幾微見於顏面。唯以國事善敗諸所當因革者屬其後人，而新舊之見不存焉。若是者何哉？以史○華○為○提○半○扞外患釋內憂，先國家之急而後其私也。今夫五霸迭起，並在魯僖之年，而子文適以其時執楚政，始則齊桓創業於東，成召陵之烈，後則晉文奮跡於西，為城濮之師，宗兵陳洧，秦軍入郟，合四雄以蹂躪邊陲，管狐原趙之徒，聲名震動天下。而子文一身當之，雄○辨○參用剛柔以濟其變，委屈完之盟，遺關章之聘，所以柔齊晉也。若宋人則鐵之，秦人則逐之矣。而弦江之滅，徐隨之伐，討叛服貳橫

行漢東者自如藉非子文且日不暇給矣當其時豈復有名位得

喪在其意中哉且楚之變多在公族每與外患相煽而起子元之

難因巴敗也其後申息之北門不啓伯棼實生心焉而子牟子南

子圍之屬貪縱釀禍皆貴公子也子文知其然以為內亂不弭則

人心不安人心不安則不可以為國故取焦城頓讓能於子玉而

治兵於睽不戮一人薦呂臣薦賈之徒迭諫不聽凡以消缺望之

心見○眼而用其剛斷之才以鎮撫楚國雖不幸而敗敗止其身而楚國

無恙也是故春秋所載去荆而稱楚進人而稱子於齊則參諸侯

之盟於孟則長諸侯之會而鄭始入朝矣然則綜其始末而言仕

經奮堂全稿 卷一 五十九

則通○篇○開○鍵以上卿操賞罰之權已則以國老預軍國之計後有能者唯望

其乃心公室利民人安社稷而已他何問焉故曰若子文者忠臣

有不二之節而介然不以利欲動其中也然而夫子甚難其仁者

何也仁者事君而引之當道從是非起見也子文者利國而知無

不為從利害起見也古之人有不忍用之陰謀有不樂成之奇績

有不敢假之名號有不欲拓之疆圉子文既見不及此而即其不

辱不驚彼此無間者亦或以濟一時之變而未必出於中心之安

故其仁不可知而要其扞外患釋內憂周旋無失以終其身者其

忠為不可沒矣夫子文伯也子也世有功於楚而令尹之賢者自

忠為不可沒矣夫子文伯也子也世有功於楚而令尹之賢者自

鬪祁而後。凡三人。孫叔事莊。成功於祁。子囊相共奔命晉吳。而不失國。而內修外禦。抗楚於冠裳禮樂之上者。實子文。忘身徇國。進退一節。開之。而惜乎柯澤之役。成之不遂。霸也。然觀於復箴。尹以勸善。相子旗以舊勳。則楚之酬忠者亦至矣。夫子褒之曰忠。雖未

予其仁。有餘榮也。而亦子張之問。有以發之也歟。  
筆所未到氣已吞。縱橫出沒。總不離題。是一篇名論。卻不是論體文之可以立制者。原評

史識史才。臨川嘉定之間。高置一座。劉素川

令尹子

合天下之願以為願。聖人之宏也。若老者朋友少者。則盡乎人類矣。安之信之懷之。則盡乎人情矣。聖人之願何宏歟。意曰。人道尊乎萬物。惟其情之通而已矣。其負形質以游於世者。莫不有欲。遂之心一室之近九州之遠。可以比而同之也。其先知覺而出於眾者。自難辭利導之責。一日之量百世之計。可以順而推之也。吾也

光○明○正○大○日○正○出○中

處乾父坤母之中。而不忍薄同羣之誼。欲與天下還其自然。生二帝三王之後。而未嘗忘大道之行。欲與天下補其不足。則亦合斯人之願。以為願而已矣。有老者焉。筋力漸即於衰。而智慮亦流於

經畬堂全稿

卷一

倦。此其志在安。所當予以安而登之。仁壽之域也。古聖人之尚齒也。有引年之典。有貳膳之文。今天下之老者何限。而吾既與生同時。則欲其優游而無事。第令人修子弟之職。而合天下以為安吾之願也。有朋友焉。往來相結以言。而酬酢相示以意。此其志在信。所當予以信而措之。公溥之化也。古聖人之慎交也。有任卹之教。有本俗之聯。今天下之朋友何限。而吾既與生同時。則欲其推誠而相與。第令人思直道之遺。而合天下以為信吾之願也。有少者焉。俯仰有待於人。而撫字莫必於己。此其志在懷。所當予以懷而引之。德造之休也。古聖人之慈幼也。有春育之令。有秋養之條。今

天下之少者何限而吾既與生同時則欲其怙恃而無恐第令人  
和聲隨杆風  
敦長者之行而合天下以為懷吾之願也然則隨分以付者施之  
必有厚薄行之必有後先同仁以視者揆之一心而通放之四海  
而準其實見之於事則人類胥得其所而盛德大業自古無止息  
之期其僅藏之於心則人情可以為因而日用飲食隨時有自盡  
之理要令當吾之世古道猶存而天心未厭是則吾之願而樂與  
二三子共之者也

只作尋常說話而上下與天地同流氣象已盡然行幅間真儒  
者之言也 孫哉山

經會堂全稿

卷一

十一

通六籍之精蘊備四氣之中和作者嘗以論文集集中此等數十  
義即其榜樣也 方石川

老者安

聖人不廢學，人當善全其質也。夫非質之難，而善全其質之難。忠信而不好學，雖聖人亦不能矣。子意曰：人之所以入道者，天人參焉。而人之事為可據，自夫棄且褻者之多也。而盡心於人事者，轉見其天分之優。於是謂天定勝人，而其誣實甚。吾蓋以身權之，而知其然也。何則？造物醱厚之氣，不能無所鍾。雖人事日新，詎以世道之升降而異？先典刑之傳，不能無所寄。則人材相望，甯以封域之大小而殊。故十室之邑，忠信者出焉。其他不敢知，而如某者，則必有之矣。然是忠信也，成之則底於成，而坐聽之則終至於敗。

經畬堂全稿

卷一

其移於習者，紛華眩其耳目，功利中其心思，挾質以游，而百物皆能乘其虛而入。是必學以固之，而後不忠不信之端，不搖於外也。其拘於氣者，忠孝皆患其愚，言行亦虞其確，任天而動，而百行皆以執其一，而偏是必學以通之，而後小忠小信之蔽，不綰於中也。  
承接立法  
古之聖人育之，以術序董之，以詩書所以養其忠信者甚詳，而有法。而迨乎教澤之既衰，則惟有循循誦習之途，可以自防其朝夕。而不至因循以喪其天。古之學者，博習而親師，論學而取友，所以保其忠信者，心安而不遷，而至於風俗之既失，則惟有孳孳克治之意，可以內斷於神明，而不至濡染以離其性。故某也少之所學。

至老弗衰。而人或倦矣。中心好之。斯須不二。而人則厭矣。優游而失之。勤苦而得之。紛襍而亡之。專一而存之。某所以幸全其忠信。而人之不如某者。不在彼而在此也。嗟夫。古之道不絕於今塗之人。皆可為聖。忠信者徧天下。而好學實難。某誠不自揆。竊願以身為衡。而與天下權於天人之輕重也。

聲光淵穆。神似婁東。其頓宕清渾。自曾王門戶中出。則婁東未到之境矣。原評

其味黯然而長。其光油然而幽。是作者本色文字。要為最高之境。非淺人所知。李百藥

經齋堂全稿

卷一

骨氣深穩。體兼眾妙。吾欲鑄金事之。

王漢階

六

十室之



義不盡於小節。聖人之所裁也。夫冉子與粟原恩辭粟，皆小節也。聖人裁之，而義之大者出矣。且義莫大乎自然之用，而過激者小之。夫過激之行，可以祛吝而化貪，其視流俗人之情，相去懸絕而

高處立。

義有不盡此者。沾沾目前，未足與觀造物之大也。何則？人類以情相結，其粗者有餘，必相通。人生以節自持，其顯者臨財無苟，得故辭受取與之介，每從一日以定生平，而朋友君臣之間，或緣一事以成風俗。惟聖人於此，能以精義者權之，亦因其自然者而已矣。嘗記子華使齊，冉子請粟，釜庾五秉，求遮蓋之。若義必如是，始盡

經畬堂全稿

卷一

六十五

者而自子言之，乃知肥馬輕裘之不待與也。且為進一言曰：周急

折一筆

不繼富，而與粟者，謂謂自得之心，爽然而若失焉。此一事也。又記

原恩為宰，夫子與粟九百，常祿思謹辭之。若義必如是，始盡者而

自子言之，乃知宰之無庸辭也。更為轉一言曰：與爾鄰里鄉黨而

辭粟者，介介不苟之衷，廓然而大公焉。此又一事也。大道之行也，

貧富渾於無形，而恥言升斗之事，其自比閭族黨，以至名卿大夫

之間，莫不有朝夕游處之徒，即莫不有緩急有無之誼。而詩書所

載風雅所歌，未聞以好行其德為美談者。富則相忘，急則相恤，以

是為固然，而無所矜心作意於其間也。若陰雨棄予之悲，豈煩為

人。所。本。發。

才。是。事。人。見。地。

細。畫。常。辭。

此。為。發。

吾黨誦也哉。盛治之隆也。仕宦量而後入。而不惟狷潔之難。其自公孤卿尹。以逮府吏胥徒之屬。莫不有功能。奠食之典。即莫不有宗族光寵之榮。而唐虞之佐。三代之臣。未聞以仕不受祿為名高者。材能報國。祿及其私。以是為固然。而無所矯同立異於其間也。若六計上廉之訓。何至為吾黨設也哉。是故求之與。可以愧世之吝者。而鄙於小惠。思之辭。可以警世之貪者。而近於小廉。夫聖人與吾黨相期者。順天地之自然。極萬物之得所。而豈區區一日之事哉。不然。若求與思者。亦當世之所希也。

獨見其大。又不作迂廓語。詩書不載私德之事。三代不聞辭祿。

經畬堂全稿

卷一

六十六

之臣。覺聖人陶鑄羣賢。無非情理之至。原評

後二比雄秀獨出。如見魯仲連李太白一輩人。令人不敢復言。

鄙事。曹聲喈

子華使

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

一節

儲在文

驗仁於心而得力之分殊已夫不違幾於純而至其偶也三月日

月皆驗於心惟聖人能識之也夫子意曰仁人心也顧仁無異而

心有異有常主於中而默以自喻者有暫造其域而難以自持者

此其得力淺深之數吾蓋於二三子之求仁者微驗之而益歎仁

之難成也回也其庶乎其存心也期於克己不遷也不貳也孜孜

篤於所好而中之私不生吾見其依於仁也依則胞合而不離如

安宅焉渾然一赤子之心純粹完固如是者久之蓋至於三月而

須臾之弗離也不違也其養心也善於寡欲一簞也一瓢也夔夔

經奮堂全稿

卷一

六十七

有以自樂而物之欲不入吾見其敦乎仁也敦則有厚而無間如

廣居焉廓然見天地之心清明廣大如是者久之蓋至於三月而

終食之無間也不違也其餘則不然亦患乎私之叢生者之蔽吾

心也力祛之以尋其途而不遽盡也祛之盡而豁然之頃仁於此

見焉心擬此境之可常而不謂私之從中而起也則旋復失之也

連失之之後而還念此境之不可常則其至者亦日月焉而已矣

明識夫欲之交引者之累吾心也力戰之以還其原而不能勝也

戰之勝而粹然之候仁於此復焉心喜此中之已熟而不虞欲之

隨後而躡也則依然相隔也當隔之之時而轉覺此中之究未親

隨後而躡也則依然相隔也當隔之之時而轉覺此中之究未親

切○則○其○日○月○至○者○亦○至○焉○而○已○矣○是○則○三○月○者○消○息○小○變○之○象○而  
竟體圓健  
不○違○者○其○常○日○月○者○往○來○無○定○之○程○而○至○者○其○暫○夫○二○三○子○不○自  
知○而○吾○微○驗○其○心○見○其○得○力○之○分○如○此○誠○盡○如○回○之○好○學○而○回○之  
心○益○進○於○純○亦○不○已○之○妙○焉○吾○之○望○也○

明○確○穿○透○心○手○了○然○拔○地○倚○天○句○句○欲○活○不○圖○於○樸○實○說○理○得  
之原評

內○外○賓○主○之○辨○歷○然○分○明○度○白○雪○以○方○潔○干○青○雲○而○直○上○則○文  
之○高○致○也○張任遠

回也其

辨儒於心可以定所為矣。夫儒則皆君子而何以有小人。惟其心之異也。為與無為必辨。諸此子若曰。先王設教。萃俊秀之士於學。而命之曰儒。其為儒者一而已。流及既衰。學術分而士品雜。皆於立心之真偽辨之。自非審之者明。未見其可以力行而不惑也。女為儒者也。女之志將以儒自文耶。抑斬至乎聖賢之事耶。將沒於利而榮於名耶。抑任重道遠無所辭耶。夫天下共託之業。出而不相謀。夙習之塗。一失而不可返者。唯儒為甚。亦視乎為與不為而已矣。何則。人固有儒名而君子其行者。人固有儒名而小人其

經奮堂全稿

卷一

六九

行者非聖人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砥節以為貴。多文以為富。戴仁而行。抱義而處。其不求聞於人也。粥粥然若無能也。是為君子。夔處士之容。傳先王之語。飾謹厚以為度假。詩書以為華。陋大德之不名。守曲說而弗變。其有一得也。恐人不速知其有也。是為小人。女其慎哉。忠信者儒之本。禮義者儒之質。守先啓後者儒之分明。體達用者儒之才。以作聖為必可成。以望道為必可見。以夙夜為必不可忝。以神明為必不可欺。博觀而約守之。設誠於內而致行之。於所當為者。自孳孳也。雖然。猶懼其雜也。無以細累六無以偏蔽。正無意氣浮動。而有紛華靡麗之情。無器量褊狹。

而有欲速見小之習。無自信太過而怨及天人。無自位太高而弋取名譽。無遺本而驚末。無舍己而徇人。析於毫釐。爭於疑似。夫如是。可以庶幾君子而免為小人之歸矣。何也。儒之介明而為不為之力定也。夫為所當為。均儒也。而曰真。曰大。曰醇。為所不當為。均儒也。而曰偽。曰小。曰賤。然則先王所為。萃俊秀之士。使出乎一者。其流至不可復問。而審端於為不為。正心術以持之者。吾黨責也。女其慎之。無忽也。

其於古文得其超朗。而探其深蹟。引筆行墨。快意累累。意盡便止。此最文之高致。陳曾起

經畬堂全稿

卷一

七十

大放厥辭。言言精要。於震川同安外。別出一奇。眼底殆無餘子。

吳荆山

子謂子

文質以君子為準合而得其宜也。夫文質合而宜則彬彬矣。非然何以成君子而立文質之準哉。且文質之在天地間蓋有其無弊之道焉。物以相稱而平事以相輔而立德以相濟而成古之君子所以攸往而咸宜也。今夫質勝非廢文文勝非廢質也。然野史交譏卒見棄於君子者始於其意之偏而成於其勢之積。不知文與質有後先而無彼此有本末而無重輕也。定天下之理者唯中而中非偏彼偏比之說。一質一文分之則偏合之則中矣。且非合之微○精○鍊○典○確○音○裡○純○是○經○訓○音○映而即中也。質以反為安而或以進為安文以多為貴而或以少為

經會堂全稿

卷一

貴參伍錯綜備極往來之變而哀益以適於中則彬彬乎殊事而合焉。通天下之志者惟和而非積重積輕之旨為文為質離之則積合之則和矣。且非合之而遂和也。質不與文期而情之至者儀亦至文不與質期而幣之將者敬亦將。化裁推行絕去附麗之迹而從容以協於和則彬彬乎合同而化焉。是故哀樂動於天而推而為文政以立其節度數寓諸物而還而從質始能竭其情其體原不可分而又揆以因心之則則存於中者自見屈伸之有主而何患乎偏。且莫質於父兄而有曲有經自孝弟而準莫文於朝廟而必易必簡為禮樂之原其用本不可離而又出以稱物之施

則見於外者。自覺左右之皆宜。而何患乎積。此其所以歷本末之  
交協。後先之序。權量乎彼此。輕重之平。而君子之名。必如是然後  
歸之也。世之學者。視其才之所近。與力之所難。而防其有餘策。其  
未至日積月累。涵養中和。以馴致於彬彬之君子焉。則幾矣。

於註中相雜適均四字。備極饒畫。而吐辭鍊意。一取諸經蘊味。  
閱深光澤幽異。亦可謂彬彬有兩漢之風矣。原評

用意刻削。結體澤成。心精氣厚。涉筆便到古人深處。徒以迹象  
求之。何處追躡耶。吳七雲

文質彬



敬鬼神而遠之

儲在文

明鬼神之義。而革之無所惑矣。夫鬼神不可感也。敬而遠之。亦義所當然而已。且君子之於民也。所以治明也。夫有明則必有幽矣。從來至幽之說。可以惑天下之庸人。而不可以惑天下才智之士。然往往才智者之所惑。其患更深於庸愚。則以不明乎民之義。而所務未審也。誠能務民之義。而於鬼神可推已。天下之義無來而不往。亦無往而不來。故人可以相通。則人即可通於鬼神。而鬼神亦可通於人。天下之義實者。不可使之虛。虛者不能使之實。故人可以相交。而鬼神不聞其交於人。人亦不能交於鬼神。夫鬼神

經會堂全稿

卷一

七十三

可以通於人。則當敬矣。人不能交於鬼神。則不可不遠矣。鬼神之不刊在外者。皆序以公侯之爵。則有君臣之分者也。夫君臣之義。必昭其敬於堂。廉以為相。接之禮。然而公侯之入見。天子遠待以五載。發人所未言。使語。說新。創。天子之出見。公侯且遠待以十二載矣。由此義以制外之祀。故雖鬼神所不到之處。亦必以儼恪將之。而至於山川社稷之祭。則春秋各有定典。誠以義之不敢踰者大也。而淫祀無論已。鬼神之內者。皆關乎本支之統。則有祖宗之親者也。夫祖宗之義。必昭其敬於家庭。以舒相愛之誠。然由禰推之於祖。而祖已遠於禰。由祖推之曾高。而曾高又遠於祖矣。本此義以制內之祀。故雖鬼神所

不格之時亦必以齋莊主之。而至於犧牲黍稷之薦，則隆殺各有常儀。誠以義之不敢越者，嚴也。而黷祭無論已，蓋用其聰明鬼神，亦自有福善之理。而妄於徼福者，不慮善并不慮鬼神之善不善，即其不足以福人者，而亦祈之。若鬼神之有以愚之也，而豈鬼神之愚之哉？其心不明於義耳。惟修日用之善，合於義之所必當福，則但以敬格之乎冥漠，而固有不可近者存也。用其正直鬼神，亦自操禍淫之權，而幸於免禍者，不悔淫亦不辨鬼神之淫不淫。即其不足以禍人者，而亦禳之。若鬼神之有以昧之也，要豈鬼神之昧之哉？其心不明於義耳。惟去匪彝之淫，合於義之所不當禍，則經畬堂全稿

卷一

但以敬感之乎神明，而更有不可辭者。是故王政所不及，雖

有時出其精爽以助之，而未嘗藉其力。即圖書所由啓，亦不敢矜其神奇以震之，而何況祀夫。族此惟天下之知者明之矣。

樸實道理，發以雄筆偉辭，不為木客清吟幽冥隱壁，以蕪勝

於土偶人也。何此瞻

即從敬字中發出遠字，侃侃正論，令人心目間聳然特立，豁然

開朗，固當與傲雪並峙。朱師晦

敬鬼神

仁者先難而後獲

二句

儲在文

存仁者之心仁在其中矣蓋先難後獲仁者之心也苟存是心仁

豈遠乎哉夫子告樊遲意曰人惟一心而聞吾心者即吾心夫所

謂仁者為所當為無所為而為心常存而勿有聞之者也是故事

之精微者皆心之所體至難也仁者則精其心以先之終日乾乾

惟恐行之不篤而遠莫能致不畏難而中止也至於學乃有獲聽

其自至而已事之廣大者皆心之所營至難也仁者則大其心以

先之思日孜孜惟恐任之不勇而重莫能勝不苟難而小就也藉

謂弗慮胡獲非所急圖也已夫先其所難則先難而後易後其所

經奮堂全稿

卷一

七十五

獲則失得勿恤矣此其事何如此其心何如哉今夫渾然元善而

私妄之不留者全體之仁也道誼自持而功利之不入者節目之

仁也人惟隨事而動於心將迎之見未忘而事之分際有不盡故

一心而百其用緣感之幾難絕而心之本體日以疏有如人見為

治事者吾見為治心一心行萬事而一事無二心則心以專而一

事無所退讓者心無所期必吾心必有事而行其所無事則心以

一而純一念克己而天命流行由節目而通之廓然見天地之心

者此也終身反求而中行獨復於人體者復之油然而順性命之理

者此也謂之曰仁其亦可矣由是言之為所當為仁者之事也無

所為而為。仁者之心也。仁人心也。以心事心。心常存而無以間之。仁在其中矣。先事後得之謂德。先難後獲之謂仁。夫子之語樊遲。其皆事心之學歟。

清精瑩徹。冰雪之姿。圭璧之品。李厚菴先生

層層洗發。全從下白。透出真旨。清至入微。理題絕境。此中子  
分校時擬作。氣靜如山。空木落心。細於擲髮。績絲亦可。覩其臨  
事之篤敬矣。弟允敬

以動靜言知仁而情與效並見焉夫樂水樂山惟其動靜相似也  
 樂壽之效又孰非知仁所自得哉且天地有動靜之道自人得之  
 為知仁而成性於其身者遂各有以肖能於天地物感於外則緣  
 境而生情養定於中則無心而程效而要其立體之不易者弗可  
 誣也夫人生平之嗜好可以得性情之真而一日之性情可以定  
 終身之槩所謂知者仁者豈漠然而無情哉彼曠觀於天地之間  
 水流而山峙恍然得知仁之象焉而樂之終身不厭非取必於山  
 水而自得其所以為知仁也其所為知仁者何動與靜也人世凝  
 經會堂全稿 卷一 七十七

滯之患多由於析理之不明一事來而是非蔽其辨數事集而彼  
 此爽其衡而知者乃獨探夫萬物之原以達其始終條理之識往  
 來紛錯當前自瑩夙昔未經如其素習浩浩乎與造物者游而莫  
 之能禦也人心震撼之端每原於執德之不固一念起而出入危  
 其幾數念淆而天人角其勝而仁者乃獨操夫萬化之本以全其  
 淡泊凝一之神攻取無端神明常定情偽相感深固不搖安安乎  
 與造化者居而莫之能撼也惟其然故體立而效從效從而類應  
 凡天下憂虞悔吝之變皆不能伺動者之間而投而陰陽人事之  
 偏亦無能乘靜者之虛而入覺先而物為所役理定而數不能違

至樂生心。壽過其歷。真各有以自得。而與天地相參。可不謂至德者。與夫天地之道。或寓於山水。或屬於知仁。而知者仁者。乃以盡克體純古發其藏。而見之於日用行習之地。故其德與天地並。而莫知其所以然。然則言知仁者無他。曰動靜而已矣。

辭醞理腴。備極研鍊。全神健脫。獨往獨來。山水樂壽。註中皆以動靜貫照。註立格直起直結。不用旁綴鉤聯。超絕原評除脛滌浮。沈悍篤實。墨氣所到。超然有凌雲之思。一徑獨行。四望無侶。陶改之。

知者樂

聖人論知仁之德，由分見者以著其合焉。夫知仁之德，同原而分見也。樂水樂山，動靜樂壽，推而論之，而知仁之蘊盡矣。子意曰：天下之道，貞夫一而已矣。顧有互為根者，即有迭為用者。其在人則知者見之，謂之知仁者見之，謂之仁。隨其所得，以兼綜美善之數，有殊塗同歸者焉。深體之而始睹其全也。何則？夫人而備知仁之德者，其天機之所觸，可以窺其本體之所存。其性分之所成，可以覘其日用之所致。成於性而不容已，故時出焉。而一心之蘊無窮，動於天而不自知，故殺列焉。而萬物之理畢備，則亦從其分見者。

經會堂全稿

卷一

以疏觀之而已矣。吾見知者之流而不息，似水其觀於水也。恍然

一流行之利，非蘄於水也。而自樂其所以為知也。唯其動也，吾見

仁者之安而不遷，似山其觀於山也。恍然一安土之敦，非蘄於山

也。而自樂其所以為仁也。惟其靜也，是故天下有膠於物而不能

動者矣。又有逐物以為動者矣。而知者則明睿所照，彰微畢瑩。自

有以貫乎本末，終始之故。惟淵然澄慮，其神無方。浩浩乎與造物

者游而莫之禦也。天下有擾於物而不克靜者矣。又有卻物以求

靜者矣。而仁者則粹精所凝，寂感常定。自有以宰乎視聽言動之

原。雖藹然施行其本不貳，安安乎與造物者居而莫之撼也。惟其

六比一氣清明

○全指○並指○乾端○坤倪○軒轅○呈露

○一筆○領○全篇

○秉○括○聚○有

動故以順應者決幾行其所無事說豫在名教之地無入而不自  
得也以言乎樂樂莫可名也惟其靜故以葆真者立命安其所固  
然貞恆在氣數之先無日而不自強也以言乎壽壽未有艾也然  
則穀而列之若相為對待以發一闔一闢之藏而時而出之實互  
為流通以盡成始成終之理任所遇而各見其天其道本並行而  
不悖充所造以自盡其性其德固合一而無方此知仁之德之蘊  
也而凡道之散著於天下者亦於此而可得其槩矣

沈厚凝實可藥浮虛之弊座主李厚菴先生

氣格渾成神理淵穆嘉隆先正之遺座主張息園先生

經畬堂全稿 卷一

有籠罩羣言之概而冲渾瑩細不騁才鋒真所謂修最上乘解

第一義者耶本房楊薪菴先生

知者樂 其二



學之境驗於心由道而得其全也夫志據依游學之境備矣由道

以深之為德為仁而藝其寓也善學者遞於心驗之子意曰合體

用而高渾一源者道也通顯微而無間者心也從容於本末次第而攬

其大全者學也是故學莫先於辨志志之所專畢慮以相赴志之

所定終身以為程其必於道乎朝錄卷第中正之謂道稍涉於功利皆歧徑

也粹精之謂道徒徇於口耳皆麤迹也五品為百行之本五性為

萬善之原尊其所聞則高明不見異而遷也立二句章法生動行其所知則光大不

半塗而廢也志也者所以成始而成終也夫道中之蘊無窮而志

經宙堂全稿卷一館定後之境亦無盡造道而有得之謂德勤苦得之憧擾失之不可謂

德層累得之愴恍忘之亦不可謂德也故學有據之境焉百虛不

如一實實獲者獨喻其精微積少可以成多多識者自畜其廣大

其於德也惟一之德時乃日新蓋無在不用其力學之所以克也

體道於至善之謂仁與善相判日月至之不可謂仁與善相守終

食違之亦不可謂仁也故學有依之境焉豁然妙合而無間復其

見之在鬼入神出天地之心渾然比附而不離敦以止安土之宅其於仁也固有

之仁非由外鑠蓋無息不存其神學之所以純也雖然學之始必

分明

有正業居學之功學之成亦有養性適情之助夫道之散見者寓

於○藝○古○之○聖○人○嘗○假○是○以○神○明○其○德○焉○嘗○藉○是○以○涵○泳○其○仁○焉○故○  
在○小○學○之○初○習○其○文○而○通○其○數○者○歷○藏○修○息○游○之○候○下○學○本○期○於○  
上○達○也○其○在○成○德○之○日○精○其○義○而○利○其○用○者○極○優○游○伴○矣○之○休○存○  
神○又○進○於○達○化○也○蓋○游○於○是○而○道○器○一○揆○德○業○同○貫○日○用○動○靜○無○  
一○非○仁○仁○亦○體○事○而○無○不○在○矣○凡○此○者○道○之○精○蘊○也○心○之○真○境○也○  
學○之○從○容○於○本○末○次○第○而○攬○其○大○全○者○也○

渾堅閑粹毫髮無憾獨開闢域之文以道字貫通章確是題理  
題脈非用側注法也 秦龍光

經畚堂全稿 卷一

全三

皇甫持正云粟密要渺章妥句適孫可之云諸思必深摘辭必  
高合兩家精言始盡此文精詣徒以蒼慈推之猶為得其表耳  
徐亮直

志於道

冉有曰夫子為衛君子

全章

儲在文

安於不仁者聖人所不為也夫夷齊無國而不怨、  
 輒無父而不怨、  
 也不仁如是子且為之耶、且家國之變古今萬端、  
 而其道有二仁、  
 與不仁而已、夫其安於不仁、而其心一無所顧戀者、  
 猶其安於仁、  
 而其心一無所顧戀也、不仁而安、聖人所必絕也、  
 昔夫子居衛而  
 適有以子拒父之事、當其時輒稱兵於境上、  
 宣言於國中以為亡  
 人嘗得罪於父也、衛人和之、眾口一辭、而冉有子貢亦欲折衷於  
 夫子之為不為者、蓋春秋多君臣之獄、而以子訟父實始於此、  
 則  
 無可比例之經、當世多篡亂之徒、而奉祖拒父其事略殊、  
 則或有  
 推勸首節起後案

經會室全稿

卷一

全三

解免之路、然而釋衛事、問夷齊、子貢之敏也、又直窮其怨、不怨子  
 貢之密也、夫子曰、是賢人也、是求仁得仁、而無怨者也、而輒之罪  
 定矣、何則、天地之紀、必不可絕、故古人至奇之行、其理歸於至常、  
 神明之地、必不可欺、故古人至困之時、其心有所至樂、今夫伯夷  
 其常得國之理、百倍於輒也、棄幼而立嫡、未必遂違父命也、而孤  
 竹之墟、不敢投足焉、  
 彼其心止有一父耳、有可以順父之命者、雖  
 比照嚴確填挫沈沈懣懣淵淵出金石聲  
 餓死而不辭、而後知稱兵以逆父命者之罪、上通於天也、且夫叔  
 齊其可得國之勢、百倍於輒也、舍長而立愛、不至大傷父名也、而  
 首陽之下、可以偕隱焉、  
 彼其心獨有一父耳、有可以全父之名者、

雖○餓○死○而○不○悔○而○後○知○宣○言○以○敗○父○名○者○之○罪○擢○髮○難○數○也○空○山○  
○可○歎○可○泣○  
之○中○藹○然○孝○弟○九○原○可○作○至○今○如○見○其○心○生○我○之○愛○比○於○仇○讐○一○  
息○尚○存○此○中○何○以○自○處○相○提○而○論○而○夫○子○之○不○為○豈○顧○問○哉○嗟○乎○  
輒○亦○人○子○也○彼○即○薰○心○富○貴○而○清○夜○自○思○未○必○無○怨○至○衛○人○譁○然○  
為○之○而○輒○果○不○怨○矣○夫○夷○齊○之○不○怨○非○所○望○於○輒○而○猶○幸○其○怨○也○  
安○於○不○怨○而○父○子○之○禍○亟○矣○夫○子○蓋○傷○之○也○

一字之成固於金湯此種文直接伸常成甫

原評

議論精嚴骨力堅勁在陸先生謂一字之成固於金湯是也父  
命天倫二意人人解道但父命本易針對衛事而天倫一層多

經會堂全稿

卷一

十四

未融豁文以傷父之名立論比勘極透覺從前名作總屬遺漏  
矣吳荆山

此方是取心肝儻子手南山可移此案必不可動當推古今絕  
唱不止為集中壓卷也李白藥

剝落數十層擺脫千萬語純是義理純是神骨兄六雅

冉有曰

律衛君以不仁而為之者左矣。夫輒事與夷齊政相反，一仁一不仁也。夫子而為衛君，不亦左乎？且春秋之法，欲定亂賊之罪，必先誅其意者何也？人必有無君父之心，而後動於惡，苟非大不仁，將有所依違焉。審此而衛輒之獄決矣。今夫輒之醜顏為君，而衛人猶為之者，以為亡人得罪於父，義當拒也。嗟乎，安得此不仁之言哉？且即以衛事論，亡人得罪於父而愛其死，固有愧急子之捐軀，輒雖受命於祖而主其邦，蓋自同夷叔之居守，貪位而阻兵州吁，以弟戕兄而輒乃欲戕其父，畏偏而先難，孫林父寘殖以臣逐主。

經會堂全稿

卷一

而輒遂至逐其親，此其滅倫悖義。夫子之不為瞭然而冉有子貢且待問者，未誅其心也。古○文○手○法古之人有夷齊者，貴公子也。父欲立叔齊，夷去齊復讓伯夷，齊亦去逃之首陽，終已不怨。君子曰：此仁人也。令子而為輒，則彼夷齊者狂且愚而後可也。且夫春秋之法，一以仁為斷。波○瀾○壯○潤申生死孝洩治死忠，鄭重而書之，近於仁也。旁○推○文○通昏不越境，止不嘗樂，身未為其事也。而正名為賊，近於不仁也。鄭之突楚之比爭國而蒙惡聲，宋之目夷吳之札讓國而垂令譽，其散見經傳者，先明其仁不仁而徐核其怨不怨，若此類不可勝數。今輒稱兵拒父，將得而甘心焉。其去商臣之刺刃於成，蓋無幾矣。而子猶為之。

則必伯夷叔齊狂且愚而後可也。是故夫子子貢往復辨論皆在  
夷齊而衛輒之獄定矣。比事屬辭亦春秋之法也。嗟乎衛之亂起  
於靈之季年而其後且數世嘗綜而論之公子郢者知幾而遠慮  
智人也。晉人立般師齊人立起不能已亂又從而亂之愚人也。始  
見逐於父繼見拒於子再入主衛而不能和其民亡人無行人也。  
輒奪父之國又加以惡名若恨其不遘死者忍人也。而紛紛藉藉  
以為衛君者庸人也。夫冉子子貢之疑則猶惑於庸人之論也。  
筆法古動起滅無端卻節節鎖抱非喜道麤豪直作一則衛事  
論也。原評

經畬堂全稿 卷一

八十六

全用比例之法貫穿經傳馳騁絡繹春秋謹嚴左氏浮誇韓子  
精言兩攬其勝。吳介亭

夫子為其二

聖不易知。難為問者言也。夫葉公固不能知聖。即子路亦豈自謂深知者乎。其不對有以也。且自世有聖人。而天下之求之者。茫乎不知其畔岸。而非遠也。浩乎其不知津涯。而非深也。不得已而詢於吾黨。而究之性情之事。即及門罕能心喻。又豈容以言傳。乃益信聖人未易知。而知聖者之未易得也。孔子在當時道大而能博。震於其名者多矣。顧孔子未嘗表異於世。而世恒見其異。尊之曰聖。亦謂其品之極焉者耳。初不解其何功。而至斯何修。而臻此也。有葉公者。求孔子不得。而問於子路。其意非不甚善。而子路且不

經會堂全稿

卷一

七

對者何也。末世寡特立之才。從善者斯足貴耳。葉公之問。安知非不自菲薄。而欲奉一人。以為師資乎。使必謂淺見寡聞。未足與語。則是過分矜域。而反以絕中材自厲之心。君子有無類之教。來學者必進之耳。葉公之問。安知非志希賢聖。而欲得一言。以為指歸乎。使必謂德崇業廣。難以告人。則是有意矜高。而反以失聖人善誘之志。子路之賢。豈見不及此。而何默然無以應也。不知子路固有難於對者也。師弟之間。莫為稱說。雖感弗彰。子路從遊最久而導揚絕業。此事寔非所樂乎。然而難矣。高遠之境。尚可以形容。至於大聖人。惟其庸近無奇。而未經親歷者。愈難加以一言之擬議。

倘。慶。慶。出。之。而。未。必。工。也。毋。甯。緘。默。已。耳。學。問。之。途。莫。為。論。辨。雖。  
美。弗。傳。子。路。造。道。兼。人。而。闡。明。至。德。此。意。甯。遂。忘。之。乎。然。而。難。矣。  
愛。絕。之。詣。固。難。於。表。章。況。夫。大。聖。人。不。過。身。修。有。永。而。夙。昔。體。驗。  
者。猶。自。同。於。局。外。之。推。詳。倘。歷。歷。言。之。而。終。無。當。也。毋。甯。勿。論。已。  
耳。然。則。葉。公。之。問。與。子。路。之。不。對。非。皆。以。聖。人。之。不。易。知。哉。藉。不。  
然。而。強。為。之。說。亦。曷。若。夫。子。之。自。述。其。生。平。者。為。有。味。乎。其。言。之。  
耶。

纔是案纔是此題之為下節案心細於髮精神大於身原評  
兩說專主一說識解真確清思雋永與下節曲曲對鉞潔淨精

經會堂全稿

卷一

微文品極貴

朱煥公

葉公問

八



子以四教

一節

儲在文

詳聖人之四教合內外而治之也。夫文行以治外也。忠信以治內也。四者合而聖人之教統於此矣。且聖人之教大而博。學者不能徧觀而盡識也。從事焉而當得其大旨之所存。蓋權身心之分。以開示其端。高者可以至於聖人無難。而其下亦不失為寡過。此其所以範圍曲成而不遺也。是故子之教有可約言之者焉。成性者辭義高遠人道之所以尊也。而氣質之蔽因之高明。近於浮沈。潛入於固。聖教所為化剛柔之偏。明道者儒行之所以貴也。而學術之誤從之。專已守其陋。窮大失其居。聖教所為明體用之合約而言之。蓋有

經會堂全稿

卷一

八十九

四馬其教之以治外者。則文與行是也。風雅之遺。編帝王之積策。其二○字○不○皆○下○以至操縵雜服之雍容。夫既提於耳矣。而學之為人子焉。學之為人弟焉。所以出入有經。而不至為匪彝之蕩檢者。又其所諄復而不厭也。其教之以治內者。則忠與信是也。神明之不欺。夙夜之無忝。以至出謀發慮之篤誠。夫既永其言矣。而動不過乎物焉。靜不過乎物焉。所以終始有常。而不至為無恆之爽德者。又其所鄭重而相期也。古之聖人和順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疑其有高遠非常之為。而不知乾坤之法象。不過文章勳華之事業。不過孝弟先聖後聖之授受。不過存心引而近之。人人可以自盡。

○典○茂○之○氣○上○接○曾○路○尤○難○  
 ○純○粹○精○也○

故教之莫苦其難也。吾於此見聖人之中正焉。古之君子博聞強  
識而讓教。善行而不怠。疑其為尋常無過之人。而不知由其文可  
氣沮金石以經緯萬端。由其行可以貫通三極。由其忠與信可以動鬼神。而  
二魚浮括格豚魚。推而遠之。事事無有窮期。故教之莫竟其蘊也。吾於此見  
聖人之廣大焉。其實而可循者。不言有無。所以防異學。其簡而居  
要者。不為偏禠。所以謝末師。故四教者。聖人不必設其名。而吾黨  
竊志之。以為教之大端。已統於此也。

不使氣不騁才。深厚爾雅。聲言籠罩。原評

雍容典則。氣厚而理醇。大雅復作先睹為快。其景星鳳皇之始

經畬堂全稿

卷一

九十

見乎。經筵在腹。妙語必偶。無驥駑駘服之病。亦是臨文一快。  
張維與

子以四

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一節

儲在文

闡古人之至德、善用其讓者也。蓋泰伯之讓，不使人知，故無得而稱焉。此其所以為至德與？子若曰：自靖而不居其名者，古人之用心也。旁稽而不沒其實者，後世之定論也。由今思之，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其行誼之曲全者甚大，而人綱人紀一時不顯其功。其神明之默運者甚微，而無形無聲，百代莫窺其迹。採藥以偕行人，謂其竄也，不知其讓也。文身而自棄，人謂其一往不顧也，不知其三讓彌堅也。不甯惟是，由當日而論，固讓以國也；由再傳而論，直讓以天下也。而伯也獨行其意於末事之先，深晦其幾於既事。

經畬堂全稿

卷一

九十一

之後以苦節將其至情，既不求諒於天下，後世以崎行掩其庸德，亦不見傳於學士大夫。於是考商周之際者，置之而弗及也。揚作述之盛者，略焉而不詳也。身世踪跡雖奇，而依古無其例，以為愚忠愚孝，不可以為成仁成義，亦不可出處本末具在，而徵引無其端，指為忘國忘家，不能指為中經中權，亦不能其宅心惟恐人知，竟亦無能知者。而至誠惻怛，惟有天鑒其衷，其制行祇期自知，遂若無可知者。而荒忽幽遐，直使世忘其事，即與草木同朽，適獲其中之所安藉，謂日月爭光大，非其願之所及。雖欲稱之，無得而稱之。此其謂德之至也。與吁，推伯之德，終古無稱可也。吾稱之尚懼。

以累伯也。復哉德之至也。

落墨無多，獨扛九鼎。

陳季方

渾寫大意，獨探尚論真神。他家讓商讓周，駁辨縱橫，非不滿紙。絢爛而與題神全不相似矣。凡題有只宜渾發，多以好為議論失之者，此等是也。吳又葵

秦伯其

經畬堂全稿

卷一

七十三

以能問於不能

二句

儲在文

善問者無所擇。求盡於理而已。夫不能多寡之數。自他人視之。則然而求盡於理者。惟知有問也。夫是以無所擇也。且天下之理。不留於自高者之心。若夫善學者。無不善問。故其素所得力之分。與其常所質疑之分。歷歷於旁觀者之意中。而深求乎理者。不自知也。則惟見其不擇而問焉已矣。今夫置一理於此。其造之者有能。不能。積數理於此。其取之者有多與寡。此有定之形。亦無定之等也。以為無定。則能者如此。不能者如彼。多者如此。寡者如彼。得失之判。諸功力者。非有疑似難明之迹。是有定者形也。而善問者。

經會堂全稿

卷一

九十三

不敢自定其形。覺在人者。無非勝己之形也。而自他人視之。則但見其形之絕殊。而槩以下之也者。以為有定。則不能者可能。能者不可。不能寡者可多。多者可寡。消長之介。於幾微者。非有一成不易之規。是無定者等也。而善問者。轉欲自定其等。凡在人者。無非過己之等也。而自他人視之。則第見其等之相懸。而反以求之也者。是故不能問於能寡。問於多宜也。能問於能多。問於多常也。若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斯則好問之極致矣。而吾嘗思之。理之散於宇宙者。斯人分領之。各有其不昧之原。則無論高下淺深。皆可以推闡於無盡。彼其所問。不從問者起見也。吾有欲證之信急。

思證之吾有欲解之感迫求解之但使斯理之本末洞然於吾心  
而往來倫類之不齊皆吾自得之師焉已矣理之統於神明者終  
日以窮之必有其未通之處苟不事旁參博採而何以辨析於至  
微彼其所問并不從問起見也叩之必應悟遠指於通言訪之無  
遺萃衆見為獨得但使斯世之聰明咸附於大道而朝夕咨詢之  
所積皆吾逢原之取焉已矣然則其問於不能也不自知其能也  
其問於寡也不自知其多也以無盡之心求無盡之理幾為再三  
之讀忘其芻蕘之詢而自他人觀之則見為不擇人而問也如此  
前二比曲折摹畫後二比沈着發揮唯知義理無窮六字中邊

贊徹矣 原評

清而厚刻而暢寶義虛神一一精到想其含毫吮墨時真如魯  
公書法透出紙背也 秦洛生

以能問

興於詩 全章

儲在文

原得力之自學古而有獲也。夫銳志於興立成而不循循乎學詩。學禮學樂是忘其自也。子故為一一原之。且人之為學亦期其得力而已矣。雖然吾未見夫得力者之無所致力也。夫其所致力者亦不外人人之所童而習之。特不以為無益而舍之也。而究其所以得力卒在乎此。於以知為學之方而荒經者之徒自苦也。何則夫人之業莫患乎明於責效而昧其所從入之塗。夫人之情莫患乎忽於習常而忘其所必需之故。始則競曰興矣而亦嘗學詩焉。否乎詩者興之資也。咨嗟詠歎之旨生其慕而神與之俱刺譏挹

經會堂全稿

卷一

九十五

損之辭動其恥而氣為之奮優而游之且不自禁其何以勃然而抑知得於詩故也不學詩興乎哉。繼則競曰立矣而亦嘗學禮焉。否乎禮者立之幹也。莊敬嚴肅之意伐其肆而體乃以強周旋磬折之文防其怠而守乃以固持而循之且不自覺其何以卓然而抑知得於禮故也不學禮立乎哉。終則競曰成矣而亦嘗學樂焉。否乎樂者成之會也。覽盛德之形容規其大而不自小。美自足志太和之翔洽達其化而不以故我自拘漸而瀆之且不自解其何以浩然而抑知得於樂故也不學樂成乎哉。且夫因興而習詩因立而習禮因成而習樂莫之之念迫則得之之候反遙夫候莫不

有○其○自○然○也○曰○勤○乎○詩○禮○樂○之○間○若○一○無○所○他○計○而○次○第○獲○之○夫  
乃○快○然○曰○吾○已○興○也○立○也○成○也○即○執○詩○以○求○興○執○禮○以○求○立○執○樂  
以○求○成○期○之○之○見○膠○則○得○之○之○機○亦○滯○夫○機○固○無○所○為○一○定○也○漸  
○兩○字○夾○出○於○字○神○味○遲○永○  
收○夫○興○立○成○之○效○若○忘○其○所○從○來○而○遲○久○憶○之○夫○乃○恍○然○曰○是○殆  
於○詩○也○於○禮○也○於○樂○也○乃○若○世○之○人○實○獲○自○期○而○不○由○乎○詩○禮○樂  
以○入○經○籍○具○在○而○忘○其○為○興○立○成○之○需○亦○終○於○無○所○得○也○夫

無一字不取三於字神韻原評

一望蒼然其古在骨陶艾圃

金文最奇矯是題獨平正蒼確不動聲色先輩傳文未有過之

經畬堂全稿

卷一

九十六

者此作直取於字真神刊落旁枝語皆中鵠亦可掃盡時蹊賀  
革又

興於詩



興於詩

全章 其二

儲在文

學古有獲原所以自明其要焉夫學詩學禮學樂非期於興立成而各有所自獲子故原之以示人也曰先王之教所以成天下之人材也教亦多術矣而崇四術立四教詩書禮樂為大經顧書之

根據堅老

教疏通知遠其得力在入官以後至於陶冶人才而成其德以切於身心者為功則詩禮樂其要也何則學之初不興則志不辨慕善而鼓舞之氣奮興也創惡而激厲之念生亦興也顧人心易安何以觸之而使動於是有詩之教焉諷誦之有其辭反覆之有其義自十三而早學之矣言多屬於飲食男女故近而易明意每寓

詞正理備

經畬堂全稿

卷一

九十七

於唱歎流連故感而輒入學之久而決洽於心則邪正之分明而嚮善之機決矣雖動其秉彝之好實不能無待而興先王所為以情動情而溫柔敦厚之教微也人而興也未有不於詩者也學之中不立則守不固檢身而怠肆之累捐立也應物而緣感之牽絕亦立也顧人心易移何以扶之而使植於是有禮之教焉服習之有其文踐履之有其實自幼儀而漸學之矣儀必由於委曲繁重故不易其方理悉歸於視聽貌言故不過乎物學之久而會通於心則經曲之坊定而自強之幹堅矣雖植其受命之中實不能無倚而立先王所為以節植節而恭儉莊敬之教詳也人而立也未

腸胃充焉象精神驅五兵  
是立  
轉此一層三於字神  
理始透

有不於禮者也。學之終不成，則道不備，積勤而美善之數集成也。時至而形迹之見忘，亦成也。顧人心易拘，何以融之而使化？於是○金石○出○聲○音○有樂之教焉。歌永之有其音，舞蹈之有其容，自成童而備學之矣。○高○論○微○音○聲協於聖神功德，故性情之養純粹，以精舞象於天地陰陽，故形○是○成○神之理合同，而化學之久而和順於心，則興起者習之熟，強立者進於安，而道德之歸有日矣。雖化其固有之天寶，不能無藉而成。先王所為，以德化德，而廣博易良之教神也。人自興而立而成也，未有不於樂者也是。三者有正業，有居學，藏焉修焉，息焉游焉，無時而不學也。無地而非學也。然而得力有專，主收功有次第，高可

經會堂全稿

卷一

九十八

作聖而下可成身故。先王之教，惟是為切且要。若夫書道政，春秋道事學，古入官者驗之，易言天道德成而上者通之，要之以三者為本也。吁！聖人之設教也，蓋詳。

平正樸實，精蘊光華。山海崇深，麟鳳炳曜。總從六籍中，體味得來。起結最見識力，將玉制學記參看，覺得標舉三經定理如此，勿作旁意讀過。仇滄柱先生。

眾義眩備，分積抄算，不爽絲髮，而大氣渾渾，旁濤周流，自來此題文，誰與抗手。陸麟度。

如有周公之才之美

一節

儲在文

聖人戒恃才者而甚言以決之焉。夫恃才而驕吝，并失其才。雖周公且不可況其下焉者哉？子意曰：人之立身，有本有末。英華之

外見者皆其根本之所發榮本之不存，末將安附？吾嘗靜觀焉，而

竊為世之恃才者惜也。何則？夫人之患莫大於驕吝，而驕吝之患

多生於有才。驕者毗於陽志，盈而氣溢，謂人所交讓而已，亦無可

辭。吾之才如是也，吝者毗於陰志，褊而氣倨，謂己所獨優，而人皆

不得與。吾才之美如是也，夫千古言才之美者，未有過於周公。無

論經天緯地之大，而多材多藝，凡專家之業亦無所不通。然惟才

經畬堂全稿 卷一 九十九

大而操以小心，故斂之愈深者，積之愈茂。有大美之德，以立之幹

而材藝之賞乎幽明者，皆其所條貫也。惟其不驕也，無論制禮作

樂之全，而一名一物，凡偏方之略，亦無所不該。然惟才全而居以

大度，故恢之彌廣者，納之彌宏。有全美之德，以為之基，而名物之

運，用○天○理○爛○熟○之○書○

巨乎穹壤者，皆其所博綜也。惟其不吝也，使其驕也，則所以操是

才者，躁○不○靜○既○無○大○德○以○植○其○幹○而○其○餘○所○散○見○者○特○浮○游○之

才○而○非○條○貫○之○才○使○其○驕○且○吝○也○則○所○以○居○是○才○者○私○而○不○公○更

無○全○德○以○培○其○基○而○其○餘○所○僅○存○者○皆○瑣○屑○之○才○而○非○博○綜○之○才

挾○浮○游○之○才○以○耀○於○人○無○往○不○形○其○滿○而○自○君○子○觀○之○其○所○謂○才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

儲在文

虞帝之得臣而治時為之也夫五人皆堯臣也而舜有之以治天下豈非天哉且天下之治聖人主之治天下之聖人天生之有聖人而天下治可必也多聖人而天下益治愈可必也而天之生聖人不可必也而天之多生聖人以大治天下愈不可必也若稽古帝舜尚矣舜之天下堯授之舜之治天下之人亦堯遺之今觀其平水土播百穀敷教明刑鳥獸咸若皆在攝位二十八載之中而一時之臣若禹稷契暨皋陶伯益非高陽氏之裔即堯之異母弟也然堯且不有天下何有其臣故論者謂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

經會堂全稿

卷一

百

雖然吾觀於舜之所以有五臣與五臣之得為舜有者而為五人

連雲設棧

幸且為舜幸也假令舜之前無堯誰為培植之者假令堯之後無舜誰為任使之者惟有五人而既有堯而復有舜天若欲顯其首出之材而為設禪讓之局也而五人乃立德立功於世且令堯舜生不同時而五人分事其主則散矣又令五人生不同時而堯舜各收其用則亦散矣惟有舜而先有堯而即有五人天若欲當此中天之會以彰發越之奇也而五人乃不先不後而生是故上觀千世下觀千世有以多為貴者五臣是也聖人間世而一生而舜克有其五五不可謂多也聖人而至於五則不可謂不多也以多

即伏際○字之根

提筆高古法明舜有二○字

勃筆如山出題動絕

○矯○變○因○意○尤○難○

對○法

勝少而德萬生靈之所待命以五人分治之而有餘有以少為貴者亦五臣是也良臣比肩而並立而舜獨有其五五而皆聖不可謂少也人之數止於五終不可謂不少也以少勝多而什伯君相之所經營以五人共治之而莫及今日者觀五人之治天下則稱五人觀舜之用五人則又稱舜而舜苟不承堯之後則孰遺之以五人而五人苟不遇堯舜之時則孰養其材而盡用之以致此巍巍之治功也嗚呼豈非天哉

以唐虞之際為骨送難釋難一片靈秀之氣往來筆墨間又葵擬諸飛鴻戲海舞鶴遊天殆不為過原評

經齋堂全稿

卷一

一百一

正叙直叙前有震川立極之文此更從立案得解繚曲往復吞吐煙雲橫看成嶺側成峯遂覺別有天地繆湘芷

舜有臣

綜帝王以論周才繼唐虞而盛者也。蓋唐虞較盛於周，惟其際也。見聚散之故，而慨然見其難者。蓋於其極盛之時而知之。夫中天以還，運會幾更矣。尚書左右史所記，人才輩出而號隆軌者，至本朝而再見焉。其同異之致，可得而言也。蓋本朝之興也，上有聖仁慈武之君，而下皆奇傑博碩之士，或同母兄弟，或先朝舊臣，或著美於庶宗，或奮迹於疏逖，明良相遇為時而生，聲聞昭而功績茂。三代以來未有若斯之盛者也。過此者，其惟唐虞乎。放勳光於前

經畬堂全稿

卷一

而咨岳洛庸皆三十在位之所受，則養之者深，重華協於後而舉元舉愷，悉七十倦勤之所留，則用之也盡。然則唐虞之才，所以盛於斯者，惟其際也。至於官家之局，夏后始分而掌火之虞難乎為繼，衡才者自唐虞以訖於斯而已矣。放伐之功，亳都肇造而阿衡之聖，莫與爭能。揚盛者由斯以溯唐虞之際而已矣。是故君子上觀千世，下觀千世，博考於運會升降之間，而深究夫人才盛衰之故，彼造物之精英，固有不能不愛惜之理。有時而盡發之，則才不勝用矣。而潛見之數，往往相參，或挹高節而甘於河海之淪，或懷利器而阻於風雲之會。此其間又有天在焉，而野無遺賢者，獨唐

虞之際也。則義德容德於斯尚克配之也。且川嶽之靈奇又不能無參差之勢。有時而並產之。則才者相望矣。而聚散之期往往相左。或分事其主。各樹奇節。而不相通。或共立一朝。遞建殊猷。而不相逮。此其間非人力可強焉。而九德咸事者。獨唐虞之際也。則宅心俊心於斯。庶幾比之也。夫才不皆非常之哲。大者特彰。故師師者百僚濟濟者多士。而列名之選無多才。或收數世之勤久而彌耀。故相三者伯益弼四世者畢公。而早定之班不改。此本朝之盛。所以紹中天之絕業而動學士之深思也。與。

俛仰憑弔情深而文明典茂在東西二京之間不落六朝體格

經畬堂全稿

卷一

高

原評

唐虞之



唐虞之際於斯為盛其二

儲在文

極論周才之盛、綜帝王而有遐思焉。夫才莫盛於唐虞之際，而周  
 比之則極盛矣。子蓋深論之而有遐思也。曰：帝臣王佐皆天下才  
 也。曠觀千古，按世而求其人，而盛衰難易之故見矣。其盛也，其難  
 也。蓋嘗上下於極盛之時而知之。由今論之才之盛，孰有盛於斯  
 者乎？或親或賢比肩而立者，皆命世之傑。夏商之所不逮也。同心  
 同德，交手相讓者，多聖人之徒。夏商之所未有也。夫千古才之極  
 盛者，莫如唐虞之際。其前則五德代興而五行之官，又同奏功於  
 一日。天時與人事適相值，故盛難為偶焉。開闢以來所一見而於

經書堂全稿

卷一

斯則其再見者也。其後則三統遞建而三代之祖先同受命於一  
 堂。功德與氣數兩相推，故盛難為繼焉。載籍以來所特書而於斯  
 則其嗣書者也。生才者天也。萃三光五嶽之精而神靈間出，近者  
 五百年有遲迴，鄭重而發越，其盛者矣。乃一日而歷見十世百世  
 之鍾毓，並號神靈間出之才。前有唐虞，後有斯也。造物之篤生於  
 斯而發越無餘也。用才者君也。拔雲龍風虎之羣而主輔同量大  
 都一二人有讀書考古而歎羨其盛者矣。乃一堂而盡致千人萬  
 人之俊傑類，皆主輔同量之才。惟有唐虞之際，惟有斯也。君臣之  
 相遇於斯而歎羨勿絕也。分二典以週五帝之局，而際唐之授際

虞之受才實共成其揖讓。是分而仍合也。斯則前無所承。遂少遜其拜稽之迹。而尚克追配其盛焉。合兩朝以成中天之運。而際唐之終際虞之始。才亦各贊其勳華。是合而仍分也。斯則旁無所借。竟獨擅其輔弼之奇。而不已並美其盛哉。吁。唐虞之際。萬古一時。周實亞之。夏商莫及。才之極盛如此。而難者見焉。不觀其盛。不知其難也。不推論其難。又豈知用才之本。先有其極盛者哉。

唐虞與斯夾寫去。卻只以斯為主。意理文法。兩兩入妙。黎甯先簡重高華。盛漢感唐人手筆。唐虞之際四字。過於鋪叙。多作較量。固屬喧容奪主。寫盛字。又須步步舍得難意在內。包舉蓄縮。經營慘淡恰契。正諡前明場屋中。屢以此命題。流傳名墨甚多。不覺後來居上矣。徐亮直

以無間論夏王觀其時而知其難也夫禹處易間之時而卒渾然無間者也參觀其事能無重歎哉夫子意曰無恢廓之見者難與量蓋世之功無精詳之思者不能表絕人之德以余觀帝王之興類皆有豐功駿烈震耀無窮而或持身經世之間圖大者略細微志謹者缺美備求其克勤克儉不留遺憾者往往難之矣賈哉禹乎處易間之時而卒渾然無間者也何則唐虞以前府事未治小民不知貢賦之職而天子亦無逸樂之緣自水土既平致物貢者數州致服貢者數州致材貢者又數州天地山川日出其英華以

經奮堂全稿

卷一

一百

供元后之採擇備嗜慾稍動而即不能留醕古之風商周之間損益大備禮樂可用前代之宜而制作或在數傳之後若禪讓初更郊壇之制一變服色之尚一變物土之宜又一變朝野上下日積其荒略以待聖人之經綸令典則稍愆而又無以立率由之準此所謂處易間之時者也乃今觀於禹珍奇不設飲食菲也織縞不御衣服惡也輪奐不崇宮室卑也其克儉也如此而且彛勺以告虔致孝乎鬼神矣章施以觀象致美乎黻冕矣濬距以前民盡力乎溝洫矣其克勤也又如此則嘗比其事而論之節儉者人主之盛德而間即在於節儉者守文之君潔已寡過進以隆古之治謙

按切時勢一守不廢法

點法淨

用漢書文武二帝五朝

讓未違而或憲因以不垂於後則患不廣大矣禹之克儉絕非簡  
略以自安而第不欲使甘酒雕牆之習自我而開故嗜慾清而淡  
略光峻響泊盤靜之心上可告於天祖制作者人主之雄才而間又存乎制  
作者好大之辟百廢具修考其施設之方繁費無等而多慾不免  
見畿於時則遠乎恭儉矣禹之克勤絕非經營其私計而第不欲  
使體國經野之規及身未定故典則備而恪恭震動之意下可貽  
之子孫此所謂處易間之時而卒渾然無間者也結法古篇內存寅畏之念

外酌文質之中清心寡欲道與二帝相鑒觀而敬天勤民事為百  
王所法守復哉禹乎後有作者弗可及也已

經會堂全稿

卷一

清高金莖露正直朱絲絃經史駢集毫端仍以精氣骨幹為主

此作者之則也曹諤庭

縝密處類大山高華處勝青岳吳子昭

禹吾無

於時人之言思所執。聖人篤行之學也。夫博學無名。黨人之言本  
 淺。自子聞之。而思所執焉。揆於射御。以御自居。何其篤於行也。此  
 其為聖人之學歟。嘗謂聖人之心。至虛。恆謹於人之所忽。而邇言  
 可悟。至理。聖人之學。至實。恆力於人之所易。而鄙事悉關。聖功有  
 達。巷黨人者。其人非知聖之徒。而自附於知聖之論。曰。大哉孔子  
 博學。而無所成名。若有獨見。而致尊之辭焉。若有詳求。而未滿之  
 意焉。其人之無深識。而其言之非定論也。審矣。乃子聞之。謂門弟  
 子曰。有是哉。博之不如約也。約則守之者專。有是哉。名之必以實  
 經。會堂全稿 卷一 一頁

一頁

精當語

也。實則操之者熟。黨人其詔我以執乎。吾何執乎。夫道兼內外。故  
 是。也。當。言。理。非。精。而。事。非。粗。而。學。有。淺。深。故。高。自。卑。而。遠。自。邇。意。惟。御。者。童  
 而習之。於四術之中。較詩書為易明也。意惟射者無事不廢。於六  
 藝之內。較禮樂為易行也。執御乎。執射乎。顧吾念之。射兼巧力。而  
 審固命。中較御為難。工御則其約。而可憑者也。射觀德行。而禮容  
 樂節較御為難。優御則其實。而可循者也。彼聲中和鸞之音。舞合  
 交衢之節。嫺五御者。非喜其涉於博。而吾惟約取賤者之役。以檢  
 束其心思。所為反已。而力行者。庶盡其事矣。若止兩韉於將絕。獲  
 十禽於一朝。矜善御者。猶病其役於名。而吾惟實踐一節之長。以

懷新目  
 必學接要  
 心已領

勤勞其官體所為利用而安身者庶有其基矣。吾執御矣。抑願及吾門者咸喻此意而自圖所執也。由子言繹之道器一揆也。本末一貫也。洒掃應對進退。即可以造乎聖人。而執御執射。即可以通夫大道。顧上達必基於下學。而致知尤在於力行。聞黨人之言而亟思所執焉。此足以見生安之聖人不離乎篤行之實學也。而豈徒讓美不居。姑託諸抑然自下之旨哉。

執字是博字名字緊對面。屬力行一邊。聖人不以生安自居。主篤行之學。疏此題最得真解。惠天牧

沈着細膩。志敬節具。志和音雅。兼而有之。蔣子遵

經會堂全稿

卷一

一草

誦其說如出乎其時。求其旨如即乎其人。惟其理真是以神肖。亦所謂味於眾人之所不味者耶。王漢階

達巷黨

以天縱尊聖而多能其所兼已夫聖至夫子則不可知殆天縱之  
 矣若何以多能盡之哉子貢曰論人者必全其分論聖人者貴探  
 其原不全其分舉一而遺其二矣取輕而畧其重矣不探其原高  
 論之而適卑矣深求之而適淺矣子以多能聖夫子則不敢不謂  
 然也而不敢盡謂然也論夫子者其求端於天乎維天實生聖人  
 以經緯天下作君而作師虞夏商周各擅其一代之運而帝升王  
 降之說興降者之不能為升猶升者之不能為降也而夫子乃一  
 以貫之夫建大業者不留餘地天亦何嘗域之而帝見為帝王見

經會堂全稿

卷一

為王則不域之者乃所以域之也古聖人分而夫子得合焉直縱  
 之而已矣維天實生聖人以覺悟天下或出而或處清任和介各  
 命以千古之心而仁育義正之塗判正者之不足於育猶育者之  
 不足於正也而夫子乃時而宜之夫敦絕行者不遺餘力天亦何  
 能制之而仁成其仁義成其義則不制之者即所以制之也古聖  
 人偏而夫子得全焉寶縱之而已矣若是者庶幾夫子之大略焉  
 而至於德成之外益以藝成遇物而知其名見事而析其數并以  
 為天之所縱非人之所為可也道備之餘加以器備執一物而入  
 化習一事而盡神即以為人之所為非天之所縱亦可也是故古

之聖人有不以多能見者。堯舜尚德而授時作服必咨之臣寮。湯武尚功而創制顯庸。悉委諸輔相。是知聖人自有原本而不在乎織悉之間。有以多能見者。制器尚象而佃漁耒耜本神明之通定。禮設官而絲枲醴醢皆碩膚之迹。是知聖人偶示神奇。總不越乎高深之蘊。惟我夫子。愛乎尚哉。細大畢收。本末咸備。固聖矣。又多能焉。而子大夫之驚歎者。特其餘也。夫論聖人者。未有可不求端於天者也。

近於色相。然細思此題。定不當作寒澁語。原評

本題二語。摹出至聖全身。非端木不能道看。是何等氣象。而以

經會堂全稿

卷一

一五二

尖新纖雋。求之耶。乾坤之容。日月之光。此作真能繪畫一二。金

漢威

高視濶步。直起直落。如白象孤行。物莫為侶。非不侶也。以無侶

故。蔣萱潛

固天縱



大宰知我乎 一節

儲在文

聖人之多能有故本非君子所尚也。蓋子以少賤故多能而君子則不斤斤於鄙事論聖人者當知之矣。子意曰夫人生平得失之故苟遇可與言者無不樂於自明蓋有行習之久幾幾乎擯棄於有道而猶幸不至迷惑以終身者術業大小之間不可不審也太宰與吾形迹闊絕顧許以多能重加歎誦若久與游處而得其生平一節之長者謂非知我者與。雖然一○向○領○全○居○處惜其知之而未盡也。夫人自壯至老更歷既多始知有學問之要而當其少時則惟以博綜自喜甫離貧賤委任漸重始知職分難盡寶蓄精神猶恐不給而

經齋堂全稿 卷一

一百三

當其賤時則惟以涉獵為工吾少也名不登於卿大夫之籍其業則頌詩讀書間有餘閒乃旁通於百家眾技之屬學而輒能勇不自止為時既久不覺遂多當其一事上人往往竊喜自負至今思之未嘗不歎其曠廢時日用心與力之勞而委瑣凌雜曾不足當君子一盼也。蓋其事鄙甚矣。今夫堯舜禹湯文武稱大聖人而史策所傳無有他技。周公稱多材多藝而究其高深莫可涯涘靡得而見也。君子知其然故讀書取大意不屑屑於博雅之稱持身重本圖不沾沾於技能之美默然終日如愚人而材敏博達之士莫測其蘊藏試之以百家眾技百無一長而宇宙重遠之事非其人

莫屬然則君子之所重者蓋亦可知已多乎哉不多也吾也少不  
知道老而後明曠廢已多深自惋惜方欲力滌前非庶幾君子之  
萬一而不謂反以多能見稱太宰而擬之風韻跌宕不於其倫此吾所以且  
幸且愧而欲以生平得失之故為知我者聊一明之也

極婉極真能不負聖人之舌其文則超然離異世俗直欲自到  
於古人原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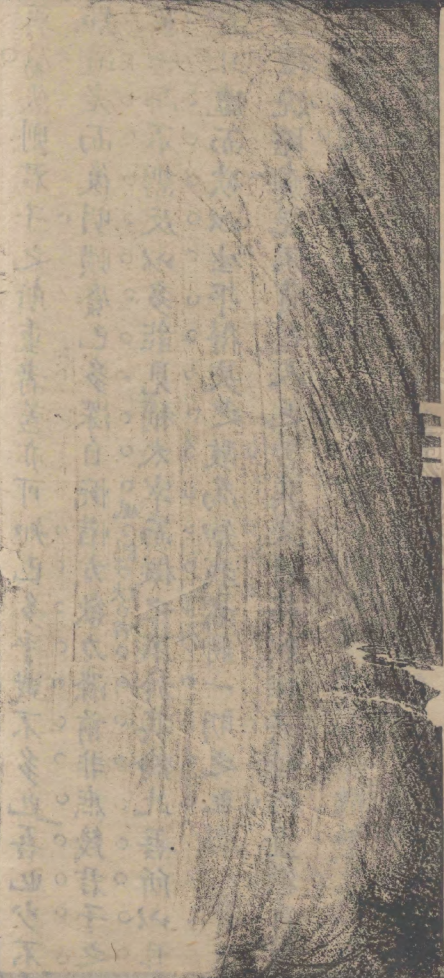
俯仰掩抑秀絕恒區王史却作解散警風致如是李百藥

太宰知

經畬堂全稿

卷一

百五



學無盡而誨必盡。聖人之誠也。夫自謂有知，有來問者必忽之。子之學與誨，均出於誠而已矣。若曰：夫人終身於學，自命太過，而謂人皆無足與言，此大惑也。宇宙之理，何一為我所據，氣類之感，何一為我所遺。竭吾情以從事於其間，無負咎焉，則難矣。而又張而大之，不已誣乎吾也。嘗綜生平功力之所積，以微定其得失之故。嘗就偶然言論之所及，以徐核其往復之幾，而輒有皇然不敢當者，則世之目吾為有知也。知有寄於虛者，至大而至蹟，天高鴻濛，地下萬物散殊，吾藐然處其中，欲收而納之，神明之地，雖有甚奢。

經會堂全稿

卷一

之願，而何日償之。知有循於實者，至近而至庸，目見耳聞，日用飲食，吾終日為其事，試細而求其義蘊之歸，雖有專一之思，而胡能晰之。此吾所以惟日孳孳，訖於無知也。且人之目吾為有知，則亦有說。彼見夫有來問者，語焉必詳，謂無所不知，故爾而不知。吾知無可據，求知之念，則甚殷，以吾進於知之艱，而觸人困於未知之苦，則同類相感，不覺自忘其愚。且吾知未有成，求知之塗，則已熟。極人所欲知之處，不出吾所曾致知之方，雖異事可通，因而自罄其說，是故鄙夫問於我，不忍遺也。不敢忽也。彼即空空之徒，吾必先為之叩，自有兩端之具，吾則繼為之竭，緣其所易曉而引之，至

於其所罕通則顯微之致畢備辨其所從生而推之至於其所終  
極則上下之理不遺雖時有辨難之迹非加以分所本無務盡吾  
忠告之心適如其意所欲出於是問者往往釋然而有知之譽從  
此起矣而吾何知哉嗟乎人不必悉已不可欺所謂貌似而神非  
者此也為人則詳自為則粗所謂言易而行難者此也吾何知乎  
哉惟是求知之志與天下偕進於知之心俛焉日有孳孳終吾身  
而後止此則區區之誠聊以自安者也

題中無一字放過不厭不倦豁然開明其理精醅其神冲渾庶  
幾毫髮無遺憾者原評

經會堂全稿

卷一

頁六

人只渾淪說箇無知此卻鑿鑿還他無知實地廣大精微得未  
曾有竭兩端之義亦自來無此透徹中間從上遞下融洽無痕  
尤善會題情也 吳荆山

吾有知

雅頌各得其所

儲在文

明樂正之要。聖人積其學以定之也。蓋樂以樂章為要。而雅頌其  
 大者。各得其所。則正矣。此可以見聖人之學。歟。意曰。先王以樂和  
 天下。非獨尚其聲音已也。大句。斡元。造。樂之用。配乎禮。而樂之體。繫乎詩。按其  
 辭。以考其義。莫不有其倫次。以與音相比。而最著於朝廟之間。釐  
 而定之。不可謂非學者之事也。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其為金石  
 之器。鐘呂之數。皆在所後。而博采聞見。以正之者。聲詩之辨。為詳  
 即歌永其言。舞合其節。並有所考。而參互異同。以正之者。辭章之  
 說。為重。言其大者。曰雅。曰頌。庶幾各得其所矣。蓋先王以賓禮親

經會堂全稿

卷一

一百七

邦國朝覲。燕饗。莫不有樂。即莫不有詩。於是乎雅音作焉。而其所  
 秩然不可淆。有通用之。而得者。鹿鳴。以樂嘉賓。文王以會諸侯。是  
 也有專用之。而得者。常棣。以燕兄弟。伐木。以燕朋友。是也。推而至  
 於遣使命將。養老乞言。其辭各以類相屬。吾為之。別其大小。分其  
 正變。則類明。而辭自從焉。倘有按籍而奏之。朝廷者。依然盛世之  
倒。抱。然後。二字。之神。  
 君臣也。此吾周覽數十邦。所在咨訪。而於今。收其益者也。先王以  
 吉禮事鬼神。郊社禘嘗。莫不有樂。即莫不有詩。於是乎頌聲起焉。  
 而其所以盡然而不可紊。有分用之。而得者。思文配於南郊。我將配  
 於明堂。是也。有合用之。而得者。清廟。偏於禘祫。大武。偏於羣廟。是

也推而至於巡狩封國新年報賽其義各以事為文吾為之序其  
篇什雜其章句則事判而義亦顯焉倘有據典而奏之郊廟者如  
震○越○渾○錙○衆○聽○以○紫○  
見有道之曾孫也此吾歷聘數十年以時參考而於今集其成者

也雖鳧鷖以繹公尸雅亦不專於賓肆夏以享元侯頌亦不專於  
○文○推○交○通○

祭而正樂先辨其體故雅得其所而黍離揚水不得不降於國風  
頌得其所而駟駟津閔不得不列於商周也體製一定而絕非以

意為低昂則播諸器數者自見論倫之無患雖射鄉合樂三終南

亦可以繼雅寒暑吹絃七月風亦可以比頌而正樂貴舉其綱故

雅得其所而南陔華黍習其聲而不必補其辭頌得其所而酌桓  
○文○華○曹○植○波○欄○開○

經雷堂全種 卷一 一百六

賚般存其名而不必盡其義也綱領既定而其餘以例相推行則  
○二○此○妙○結○全○節○議○辭○風○神○

協於歌舞者馴致文情之太和是故典章義理折衷於名卿若俞  
○和○臻○絕○頂○

札穆叔諸賢各有其緒言而本之以為依據是即三百篇之準也

鏗鏘鼓舞請業於專家與宏襄廣牟賈之屬上下其議論而久之  
得其貫通亦非一朝夕之故也蓋自衛反魯而其要正焉吾生平

之學樂者如此

體宏以肆。中比正發得所實義。後比旁推。收到樂上。結比關

合自衛反魯。又見聖人晚而刪定之旨。非獨餘波生情。李厚菴

先生

學由己而成。為山可喻也。蓋止則將成者不成。進則難成者竟成。

為山且然而學不由己哉。夫子曰：宇宙大矣。聖賢高而庸愚下。任

吾之為之。天道有盈虛。人事有順逆。至於用力之地。則天人交退。

而吾獨操其權。吾權用而事勢難易。舉不能與之爭。此志士之所

明。中人之所昧也。無已。譬如為山。今夫為山。基乎平地。肇自一簣。

進而不止。以底於成。如是而已。其既成。則或先或後。或勞或逸。皆

有崇隆之觀。其未成。則或先或後。或勞或逸。均非休息之候。故以

勢而論。一簣未成一簣。初覆其間。等級懸殊。人人所不能易也。而

經奮堂全稿

卷一

百九

以權而言。方進而止。宜止而進。一切神明自主。天人所得參也。

何也有吾在也。輔志者。氣氣有盛而有衰。氣衰則一簣較難於九

仞。其患不在氣之竭。仍在志之浮。荀甫衰而志輒從其後。而鼓之

則雖運望無窮。而確乎不拔。固以貫始終。而常為之帥矣。帥氣者

志。志時勇而時怯。志怯則一簣或比於登天。其然固在志之靡亦

在氣之散。苟作法而氣能聚。其用以壯之。則雖立功伊始。而毅然

自前固可荷重遠。而終為之輔矣。禹曰：不<sub>接史</sub>息湯曰：日<sub>史</sub>跡文曰：先登

古聖反身而昏。出於自強之路。乾則不<sub>史</sub>息。益則无疆。升則高大。君

子觀象而得其所致力之方。是故累土之觀。不可以升中得半之

發端便警

○同○苦○學○之○滿

○堅○而○善○人○抽○金○僕○姑○以○射○不

○接○史○警

○日○跡○文○曰○先○登

○不○息○湯○曰○日○跡○文○曰○先○登

○不○息○湯○曰○日○跡○文○曰○先○登

○不○息○湯○曰○日○跡○文○曰○先○登

○不○息○湯○曰○日○跡○文○曰○先○登

塗○不○可○以○入○聖○吾○於○此○有○定○識○焉○勿○安○於○小○成○而○已○循○麓○以○陟○巔○  
非○可○一○蹴○而○至○下○學○以○上○達○要○在○日○積○而○崇○吾○於○此○有○定○力○焉○無○  
望○其○速○成○而○已○不○然○吾○則○不○為○竊○幸○其○成○是○明○於○勢○而○昧○於○權○也○  
天○為○之○乎○人○為○之○乎○止○耶○進○耶○譬○如○為○山○終○於○無○成○而○已○矣○

語○語○峰○立○鞭○策○入○微○涇○棟○園

孫○卿○勸○學○篇○習○之○復○性○書○滿○幅○危○言○悚○論○斯○文○得○其○神○矣○咸○聖○米

經○齋○堂○全○稿

卷○一

譬○如○為

耳



解○嘲○味○學○器○皆○之○好○也○青○滿○函○氣○香○樂○論○故○文○替○其○餘○矣○  
天○高○之○乎○人○為○之○乎○止○耶○進○耶○譬○如○為○山○終○於○無○成○而○已○矣○

非○可○一○蹴○而○至○下○學○以○上○達○要○在○日○積○而○崇○吾○於○此○有○定○力○焉○無○  
望○其○速○成○而○已○不○然○吾○則○不○為○竊○幸○其○成○是○明○於○勢○而○昧○於○權○也○



歲寒

一節

儲在文

物因時而見知。君子之節也。夫後彫之節，豈俟歲寒哉。歲寒然後知甚矣。松柏之似君子也，且士之抱其節者，不以知益，不以不知損。然而知固有時，值其時節乃見也。試以松柏論，秉堅貞之性，閱歲而未彫，而不克自伸於百卉，向榮之會，負剛勁之資，雖彫而獨後，而未嘗自白於羣材競進之先。歲寒矣，然後知松柏者出矣。其有加於始乎。未也。而向何以不知也。靡者敗，而堅者存。天自行其辭，意高削。一寒一燠之常，非有私於松柏而若以顯其材。其有變於初乎。否也。而今何以始知也。柔者散，而剛者章。人自率其惡，彫喜盛之情。

經奮堂全稿

卷一

百五

絕無愛於松柏，而莫能蔽其節。未寒之前，貫四時者，松柏之心，世固不能知也。而羣而矚之者，必於改柯易葉之候。既寒之後，無不承者，松柏之茂人亦不及知也。而望而別之者，恒在取材落實之。豈准松知柏，惟柏知松，萬類相見之時，獨傲然其不屑，而松自成松柏，自成柏，舉世屬目之日，亦淡然其若忘。然則患非松柏耳，知豈足計哉。寒未來則忽之，寒既往則忘之，即當歲寒而知者，亦非真知也。寒不寒在歲，知不知在人。彫不彫在己，有志之士，宜何所用力焉。

清峻無近響。一結有鳳皇千仞之槩。李厚菴先生

冬嶺孤松黛色參天。然後二字向來名作已無剩巧多屬旁  
意穿穴。此纔筆筆正鋒。沈頴谷

歲寒

經畬堂全稿

卷一

頁五



Vertical text on the left edge, partially obscured by a dark stain. The text is faint and difficult to read, but appears to be bleed-through or marginal notes.

君子不以紺紕飾

四章

儲在文

聖人燕居之禮於衣服飲食而類記之焉。夫衣服飲食君子之燕居也。詳記而類及之。可以觀禮。記者曰：君子之身斯須不去禮。衣服有制。飲食有節。居處有度。日用之常。纖曲之宜。皆於閒居時見之也。

類○筆○勁○

渾雅

細○碎○整○密○層○層○變○

也。於是。有別於暑者。為絺。為綌。必表其衿。義取諸藏。有別於冬者。羔裘麕裘。狐裘。必衣其緇。素黃。義取諸稱。即裘之中。又別於裂而長短之殊。狐貉之厚。義取諸適。佩則從其備。別於喪也。裳則用其殺。別於帷也。衣服之制。如是盡矣。雖然。吉凶抑有辨。帛不以羔裘。

經禽堂全稿 卷一 一頁三

經禽堂全稿

卷一

一頁三

朝必以朝服。秩如也。雖然。尤重於祭。散齋七日。致齋三日。必有明衣。必有寢衣。義取諸潔。匪獨布以崇本。長以庇體也。凡將祭而齋。

服○未○帶○出○居○處○正○意○餘○意○參○錯○並○見○

食必變。坐必遷。正其衣冠。莊其容貌。一慮一動。依道依禮。於以見君子之居處時而變也。又可因衣服而類記之也。吾觀君子之飲。

食。最近人情。食之精膾之細。所不厭也。於是。有戒其害者。饅餲。餒。

敗。失飪。不時。皆所不食。義取諸慎。有戒其苟者。割不正。醬不得。皆

裁○對○正○穩

所不食。義取諸備。即食之中。又戒其過。而肉不勝。食酒不及。亂義。

取諸頤。酒不醕於沽。戒其涵也。脯不鬻於市。戒其濫也。飲食之節。

如是盡矣。雖然。損益則有權。薑之屑不撒。食之御不多。澹如也。雖

然尤重於祭。或祭於公，或祭於家，不宿肉，不出三日。義取諸虔匪獨當食，不語如寢，不言也。雖疏食菜羹，食必祭，祭必齋，正席而嘗。卒食而坐，盡前，盡後無偏，無邪，於以見君子之居處一於正也。又○可○因○飲○食○而○類○記○之○也○。○觀○於○衣○服○識○君○子○之○章○身○。○觀○於○飲○食○得○君○子○之○養○身○。○觀○於○居○處○。○悟○君○子○之○檢○身○。○其○則○古○昔○者○動○容○周○旋○中○禮○也○。○其○以○義○起○者○。○亡○於○禮○者○之○禮○也○。○吁○此○聖○人○燕○居○之○大○全○也○。

五筵之堂九几之室大小定位左右有秩經營慘淡妙合天然此為大家此為作手仇滄柱先生

熟於禮經體蘊節幹意度色澤都欲相似。鄉黨十七章惟本

經會堂全稿

卷一

題四章零星雜記總屬聖人燕居事禮經中此體最多裁對配合妥帖天成結義尤老確無滲漏真有典有則之文 徐亮直

此章之堂九几之室大小定位左右有秩經營慘淡妙合天然此為大家此為作手仇滄柱先生熟於禮經體蘊節幹意度色澤都欲相似。鄉黨十七章惟本題四章零星雜記總屬聖人燕居事禮經中此體最多裁對配合妥帖天成結義尤老確無滲漏真有典有則之文 徐亮直

聖人之時於出處見其大也。蓋聖人無在非時而出處為大。色斯舉翔而集於雌雉之歎見之矣。孔子聖之時者也。自朝廟之鉅以至衣服飲食之細。自寢居之節以及擯相聘問之儀。無不協於時者。而仕止久速之間。關乎身世者最大。故吾次記升車之容。而有引所獨真感於聖人之出處也。蓋孔子東西南北之人也。志三代以用世。豐於道而卒老於行。歷九州而相君。聞其政而不與其難。若是者何也。曰時也。今夫鳥物之微也。而智能審幾。色斯舉矣。慎以全身。翔而後集。雖動於天而不自知。若熟於慮而無所倖。可動而可靜。不經奮堂全稿

卷一

後而不先。此鳥之時也。我觀孔子接淅於去齊。微服於過宋。不擇日而逝。不稅冕而行。其色斯舉之意。歎輾轉於魯衛。徘徊於定哀。涉江而不留。臨河而不濟。其翔而集之意。歎然後知義不可廢。盡字。現。出。聖。人。全。身。瘁於車轍。馬跡者。聖人自任之重。而道莫能容。豫絕夫上論。下讀者。聖人知幾之神。動容周旋中乎禮。至誠以感人心者。聖人盛德之符。而吉凶悔吝生乎動。盡慎以遠物。害者。聖人保身之哲。可以孟。注。輪。確。不。可。易。仕而仕。可以久而久。大行之兆。未淹三年。可以止而止。可以速而速。介石之貞。不俟終日。若是者何也。曰時也。嘗觀其歎雉矣。山梁雌雉。時哉時哉。翔而集也。子路共之。三嗅而作。色斯舉也。孔子之

歎會於時而卒成韞匱之藏。子路之共味於時而終蹈燔臺之難。精。渾。入。化。其在聖人深明乎易象之用而存亡進退可通於中材其在生人當準諸禮義之中而趨避禍福不遺於物類吾見人皆可以為聖人也可以人而不如鳥乎此吾有感於聖之時於出處灼見其大而謹記之以綜孔子身世之梗槩也。

孟子謂孔子聖之時。時字實本於此。中庸君子時中。時措之宜。皆從此推出。孟子以仕止久速證孔子之時。故知此章見聖人出處大槩。記者所以次升車之後。終鄉黨之篇也。原評

時手學老學莊空靈超忽。直是說夢。看此文何等正大深微。匪

止識高實由學邃。呂無黨

譚友夏謂實實想透者便類子書。吾謂實實想透者便是經義。汪濂溪

